

河西走廊纵贯东西近1200公里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，而从山丹峡口的绣花庙到龙首山北端的正夷峡近100公里范围，又是河西走廊的最狭窄处，被称为河西走廊的“蜂腰”地带。峡口古城正是依托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修建而成，完美地体现了古语中所说的“依山筑城，断塞关隘”的军事功能。2019年，峡口古城所在的山丹县老军乡峡口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



# 河西走廊“蜂腰”地带的峡口古城



峡口古城的门楼。



峡口遗址。成林 摄

## 1. 盛唐中的西北诗篇

在朋友的推荐下，记者一行前往山丹，寻找一座古城——峡口。

它有多厉害！初唐诗人陈子昂写过“峡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”的诗句；另外一位边塞诗人许浑说此地“无草众山死，有树一山活，流沙沙强弱水弱，峡口况无水一勺。只仗冬春冰雪积，五月消融灌阡陌”；再到后来，明代内阁首辅杨一清来巡视过；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，在峡口古城也留下了他不屈的脚印……

陈子昂的这两句诗来自他的五言长诗《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竟》，书中有这样的注释：峡口在今甘肃山丹境内的老军乡，唐代修有和戎城；中国，意即中原。陈子昂对于峡口古城的景象作了直观的描述：“丛石何纷纷，赤山复翕翕。远望多众容，逼之无异色。崔嵬乍孤断，逶迤屡回直……”

据说在《全唐诗》中，边塞诗约2000首，其中1500首就与大西北有关，与河西走廊有关。一个个诗坛上的风云人物、名流大师，或投笔从戎，赴边入幕，求取功名，或奉旨出塞，宣慰三军，察访军情，或借边塞题材泛咏作赋，寄寓理想，抒发豪情。三军齐聚，奏响了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，盛唐边塞诗成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超越的高度。

高度！雪意深厚的乌鞘岭，迎面迅速地撞入眼帘。乌鞘岭，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的门户和咽喉，古丝绸之路要冲，自此两边的风景我们都不敢轻易让它漏过，也许一个最细微的地方都是解读陈子昂那句诗的秘密所在。

山梁之上，一道阴影蜿蜒而去，未及细细辨别已被抛在车后隐匿无踪，但我们知道那是汉长城露出了它的峥嵘之态。

只是穿越了几个隧洞，“虽盛夏风起，飞雪弥漫，寒气砭骨”的乌鞘岭已被我们抛在身后。

对于山丹绣花庙，著名作家马步升这样解读：“如果说，乌鞘岭是河西走廊的大门，凉州是大院和前厅，那么，到了绣花庙，便要进入河西走廊的卧室了。而绣花庙以西的大平原，便是河西的后院。”

绣花庙，显得温情脉脉，它之前叫做伏羌庙，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，历史上中原王朝和游牧部族应在这里发生过多次战争。

到了绣花庙，离陈子昂所说的峡口就不远了。

河西走廊名之为走廊，但南北两端的山脉相隔从最窄处不到20公里，最宽处达到300公里。300公里宽度实际上就是辽阔，我们当然无法忽视眼前的祁连山，它巍峨雄伟，似与天接，而走廊北

部的山脉我们却找不见踪影，无论是马鬃山、黑山还是合黎山、龙首山，相对于走廊南部的祁连山脉的气象，它们的相对高度只有几百米，山势低矮、时断时续。但它们对于河西走廊的贡献却一点也不能忽视。

南部的祁连山为河西走廊的农牧业涵育出长年不断的冰川雪水，而北部的山脉阻挡着蒙古高原的巴丹吉林沙漠的入侵，这才有了富庶的陇上粮仓。

通常来说，从永昌到山丹的200公里沿线是河西走廊的“蜂腰”地段，用“蜂腰”一词形容夹在南北两山之间的狭长绿洲最形象不过，但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，“蜂腰”的入口处正是在如今的山丹峡口古城以南约10公里处的绣花庙，出口在其北约30公里处的瑞庄城堡。

## 2. 路过绣花庙

## 3. 书法石刻点缀古城

从绣花庙到峡口村的这段路程，我们直观地体验到什么叫河西走廊“蜂腰”。与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的行车感觉不同，峡谷为东南—西北走向，道路曲折。这段不到3公里的车程我们一直在被深切成“V”字形的河川行进。感受到的是两边山脉对于空间强烈的挤压。峡口也叫峡口，记者认为更准确，因为到这里完全是岑参笔下“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”的景象。

在乡村公路边，可以看到有人工摆放的怪石，上面有各种字体的书法石刻。这是山丹县倾力打造的“中国西部长城文化书法石刻长廊”的一部分，据说这个石刻长廊工程一共陈列了628方名家书法石刻，到峡口古城之前还有更集中的模拟太极八卦图的展示……

进了长廊的山门，我看见无数的巨石有如石阵般布满了缓坡下的川地，而石阵前方，一座苍黄色的城池轮廓四方

四正，四周草木不生的山包驯服地围拢在它的周围，不再荒凉。

峡口古城轮廓清晰，呈长方形，记者沿着周边走了一圈，测算出它南北长约750多米，东西宽约250米。从城郭的遗迹可以看出峡口古城由内城外城组成，两城都有瓮城。靠山的东门已经坍塌不存，西门却保存完整，正中开门，为砖砌，墙体是黄土夯筑而成，在门洞两边，残存的城墙像是大小不等的麦垛相连而成，到垮塌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土层中嵌有碗口大小的石头，在中午阳光的照射下，石头上的金属颗粒散发着不可逼视的光泽。

由西门而入，城中宽阔的大道两边同样是四方四正的村民院落。大街当中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明代过街楼，距离西门大约200米。

我们看到这条大道出了已坍塌的东门之后，很快就延伸到群山之中了。

城最早设防的记载。

烽火台下的一处危岩平整如铜镜，镌刻着镂空的四个大字“锁控金川”。这幅摩崖石刻高约3米，宽2米，从落款上可以知道它是在明朝嘉靖三十一年，由奉旨西巡的刑部给事（郎中）陈棣所题。

攀爬到半山腰，我们俯瞰峡谷，陈棣所题写石刻的地方恰恰是峡谷最险要的路段。离“锁控金川”题刻约200米的地方有两处对称的营垒遗迹，当地人称为“营盘台子”，据说是峡口古城的东大门前哨，在明清时期还有驻军防守。

## 5. 城中军户人犹在

听着山风在峡谷中啸叫，记者好像听见了岁月的回响，听见了著名的乐曲《丝绸之路》旋律在耳边响起。

那些东来西往的商贾、使节、僧侣心中的信念最终让丝路流动起来，不绝如缕。“峡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。”说的正是峡口古城像一把巨锁悬在中原王朝通往西域各国的城门上，坚守着一个王朝的权力梦想。

在东门的边缘，一座座由石头、城砖砌起的院墙内，早已是人去屋空。

专家们根据遗址的考察和历史典籍的记载，复原了古城的原貌：古城总面积约19万平方米，整个城池只开东西两门，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贯全城，与东西两门相连，成为全城的中轴线，将城内的民居、衙府、寺庙、店铺、营房一分为二，井然有序。而古城城垣高厚，内为夯土墙体，外为城砖包裹，城上雉堞、裙墙完备，城下壕沟环绕，加上瓮城、关城相配套，气势十分壮观。城门洞全以砖砌，又以生铁灌缝，固若金汤。东门直通石峡峡口，西门与西城相连，北边紧依长城，周围烽燧密布，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。

在古时，峡口古城的居民除驻军外，大都为历代随军家眷，他们不事生产，全为军户，由官府按月供给粮饷。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在城内街道两旁开设商铺、饭馆、客栈，为过往行人提供食宿，增加经济收入。

小小的峡口村不到百户人家，却有近40种复杂的姓氏，足以说明现在峡口的民众大都是古代戍守峡口将士的后裔。

## 6. 斑驳古城连接千年

但再坚固的城池也敌不过生态环境的变化。

早在18世纪40年代，林则徐从新疆返京途经山丹夜宿峡口古城时，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诗，那时的峡口古城，已显得有几分凋敝了：

脂山无片脂，玉门不生玉，荒戍几人家，如棋剩残局。

在石峡，炎炎烈日下，记者看到了水资源极其匮乏的种种景象，而在古城内，那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更加强烈。

在东门的边缘，一座座由石头、城砖砌起的院墙内，早已是人去屋空。杨鸿说，因为饮水困难，许多村民都搬走了。

石峡村缺水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。峡口古城地处丝绸之路的干旱地带，人畜饮水全靠别处引来。明朝洪武年间筑城时，当时的建筑者大胆设计，从焉支山北麓瓷窑口埋设陶瓷道至峡口，引雪水入城，解决了军民用水艰辛，至今在峡口古城西门外关城内我们还可看到一卵石砌边、胶泥垫底的蓄水设施。而在光绪年间，峡口都营司曹紫佩见到石峡内山麓有经尺小湖，率军民凿之，筑渠引水入城，同样解除了军民的饮水之困。

古城外的一条街道上，我们发现“城”的观念还是如此深入人心，临街的每一户村民都在房顶边缘砌出城垛的造型。古城正在搞旅游开发，这样修房子显得美观，符合古城的深厚底蕴，另外一点则强调了峡口人对古城割舍不了的感情，眼前宽阔的街道两旁，明亮的农家新居和古老的城楼连在一起，更是相映成趣，把当今现实和千年的历史形象地连接了起来。

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

## 4. 锁控金川

这个地方在汉代被称作泽索谷。从字面上看，一定是说这处峡谷当时有水汇集，曲折幽深吧。而现在，峡谷两边的山崖泛着黑色的纹路，让人怀疑这里是否蕴藏着煤层，而整个峡谷呈现出来的是被地火焚烧过的景象。

前面出古城时，在附近的山梁之上有一道汉长城的残墙，而到了峡谷中段，有一座烽火台仍然在守护着峡谷的风吹草动。据史书记载，在汉昭帝始元二年（公元前85年）为了防御匈奴入侵，在索泽谷置日勒都尉，屯兵防守，这是峡口古

石峡所在的山，当地人称作帽葫芦山。往山中便道行驶前，记者发现峡口古城正位于石峡呈八字形的西北端出口，“峡口”之名颇为贴切。

起初越野车还能颠簸着沿着河道行驶，但几分钟后前方就没有了路，我们只能步行。一座已经完全干涸的蓄水坝映入眼帘，再往前就像是进入了一家石料厂，大小均一如海碗的黝黑色片石涌满河床，尽管此前刚下过雨，除了山崖下留有一两处水渍之外，找不到一点流水的痕迹。

按照来之前的翻阅的资料，得知石峡